

主体的高扬与超越——评《自然本体化之误》及对其所引发问题的思考

李章印

哲学不只是研究，也需要评论。一部系统评论当代哲学的著作，即使不表明哲学研究的突破，至少也预示了某种突破。作为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吴国盛先生的《自然本体化之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误》）使我们看到这种突破的契机。它的主题正象书名本身所表示的，是对自然本体化的批判。由于自然本体化之误在当代中国哲学领域普遍存在，这种批判因而带有根本性。《误》在讨论自然本体化的错误的时候，涉及到了当代中国哲学界许多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不仅包括自然辩证法领域的“热门”话题，也包括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关于人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把它视为系统讨论当代中国哲学的专著。

通观全书，对自然本体化的批判是与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自然本体化，就是“把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史图景(或称科学世界图景)作为一种终极的实在图景”。在科学世界图景中，人是一个派生的、无足轻重的角色，科学所认识的自然界作为本体是第一位的。《误》认为，自然的本体化消灭了“人”，把人降低为物。中国当代哲学界的人本化运动，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到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阐释，再到关于认识论中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客观实在的阐释等，都是由于痛感人的消失而试图将“人”引入哲学之中。但是，作者认为，人本化哲学运动是不成功的，无法做到自身的逻辑一致性，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没有打破自然的本体化，仍然在内心深处敬畏科学的世界图景。人在科学世界图景中，只能处于一种微不足道的地位。因此，从恢复人的本来地位的角度来说，打破自然的本体化成为最为关键的事情。《误》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自然本体化的错误：一是以科学认识代替哲学反思，二是把科学描述的图象充当终极的实在，三是对客观知识的神目观理解，四是把外在自然的异在性混同于逻辑上的先在性。该书接下来所讨论的自然的数学化、运动的不可证性、宇宙的有限无限性及物质的可分性等问题，通过科学与哲学两个层面的辨析，进一步说明了科学图景与哲学本体的区别，并最终走向对人的认识无限性的肯定，使自然的本体化从不同的方面被批判，使主体的高扬获得了更加具体的论证。

《误》通过批判自然本体化，举起了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科学主义把科学所揭示的图景作为本体，让科学解决哲学的问题，并让哲学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这同时意味着它否定哲学的无限思维，使哲学局限于科学的有限思维。《误》认为，要求哲学的科学化，无疑意味着取消哲学。自然本体化就是以科学认识结果代替哲学追寻的本体，使哲学无事可干。“涉及真正的‘无限’，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确实是有效的，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尤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活动的价值问题，而这正是哲学的主要问题。”所以，科学与哲学各有各的事情做，哲学应该有自主性，不能以科学理论来评判哲学，也不能以科学的标准来评判哲学。

自然本体化是错误的、肤浅的，但对本体的追求本身没有错，人类总想寻找一个终极的实在，寻找一个始源和最终归宿。人类需要有一个“精神家园”，总要有自己的终极关怀。科学主义要武断地取消人类的终极关怀，否定人在的精神的崇高追求，使人类的心灵在科技昌盛的时代漂泊不定，无处安身。本体不能由科学世界图景来取代，人类追求本体的权力更不能被剥夺。只要人类没消失，探究终极翔泊本体论就不会消亡。

《误》的主题或宗旨在于批判当代中国哲学中的自然本体化倾向，与此相应的是高扬人的主体性。这种讨论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体性始终没有被突出出来，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深层原因之一。但问题总有另一面，西方文明的发展也已显示，主体性的高扬及现代化，总伴随着消极东西的出现。如果没有另外的因素相制衡，人类就会走向灾难。从哲学上来说，对本体或终极的关怀也不允许哲学停留在主体性及由此造成的主客二分而停步不前。因为在主体性及主客二分的框架中无法找出真正的本体。《误》打破自然本体化，出色地完成批判的任务，但走向进一步高扬主体性的思路双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作者表明，自然本体论者的所谓本体，其实只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一部分的科学认识的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在科学认识的主客二分框架下主体要认识的对象——客体自然界。所以，作者认为，人的主体性不但不应被淹没，相反，还应该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终极的实在——本体。

自然的本体化确实是十分荒谬的。对于自然本体化对人的淹没来说，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十分必要，而且恰到好处。但是，如果进一步抬高人的地位，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本体，那么就显得太过分了。对人的反思表明，现代人之所以感到“无家可归”，没有终极的归宿，正是由于人自身的无限膨胀消灭了物、消灭了自然。人们倾向于把一切都变为征服的对象，把一切都变为利用的材料。物失去了物性，自然失去了自然性，每一自然物都失去了尊严和独立性，于是就只剩下了孤单单的“自我”，没有伴侣，没有居处，孤独寂寞。人的家园变成了征服、利用的争斗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本体，无疑于加剧人的膨胀速度，加强人类中心主义，加强主客的两极化，加强世界的对象化或客体化，从而越使人感到孤独和“无家可归”。从现实的角度讲，它也会鼓励人们肆无忌惮地征服和掠夺，使本来已被破坏的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与这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本体相应，《误》还倾向于否认外在世界的实在性。而且进一步否定站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看问题的可能性。

《误》通过反复论辩，似乎把外在世界的实在性逼到了穷途末路。但是，我们应该审查一下，《误》的思路究竟是什么？它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误》对自然本体化的批判已表明：自然本体化的错误实际上是把认识的结果或对象当作终极的本体，也就是说，它是把认识论讨论的东西直接误置到本体论之中。所以它批判自然本体化必然要在认识论上加以揭露。而且仅仅对于认识论来说，人的实践活动才是认识的终极来源。《误》在此对“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作了更为精致的论证，但是，它并没有为本体论的实在论提供辩护。人的实践活动不是本体论的话题，也不可能成为本体论上的级极实在。《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本体来自它最终没有把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开，尽管它提出了认识论的反实在论和本体论的实在论观点。它仅仅在认识论上讨论问题，却直接在本体论上得出了结论。以批判为主旨的专著在提出正面主张时措词不当。

本体论固然不能不涉及认识论，但它最终要超越认识论。追求终极实在的本体要超越认识发生的过程，超越科学认识的层次，从某种意义上也要超越理性和逻辑。本体论最典型地体现着《误》一书所揭明的哲学思维的无限性。如果仅仅局限于认识、科学、理性和逻辑，人类的终极关怀就得不到最终的关怀，本体论问题就无法解决。

我们否定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本体，并在超越认识论的意义上肯定了外在世界的实在性。那么，是不是要回到自然本体化的观点呢？当然不是，因为自然本体化的所谓本体只是认识的结果或对象，结果不可能作为本体，对象也只有认识的主客二分框架中才能出现。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自然本身或外在世界自身作为本体呢？也不是。自然本身、外在世界自身都只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就没有包括内在的东西，没有包括人、人的精神。所谓本体，即终极的实在，应该是单一的、整体的，应该潜在地包含所有的东西。所以，不

能以外在的东西为本体。基于同样的理由，本体论也不能把内在的东西，把人、人的精神，作为本体。而且，这种理由同时也排除了把外在的和内在的这两种东西作为本体，本体论本身拒绝二元论。我们要寻求的本体必须要超越主体与客体在现象上的同时并存和对立，也就是要超越主客二分。超越主客二分后的世界，是人自身与物自身并不对立的世界，是人与物亲密共存的世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在此，超越认识论之后，我们便望见了本体论的目标——本体或终极的实在。

应该指出，《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本体与它强调时间的根本性有关。时间对于人的实践活动来说具有根本性，人的实践活动就是时间的延续。但是，人在时间中，在实践活动中，也制造出主客二分。因此，要找回“家园”，就要超越主客二分，超越人的实践活动，超越时间。这时原“超越”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客人”扬弃掉客人的身份，变为自家人；人的实践活动扬弃掉征服和利用的色彩，变为终极实在的具体体现者；时间扬弃掉自身，向空间升华。这里的“空间”区别于物理的空间，超出理智处理的范围。空间不是作为对象的空间，因而是更根本的空间，是空间的本来含义。本体超越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超时间的空间性。本体论需要超越时间性。海德格尔在前期之所以没有能够解决sein的问题，就在于他总是局限于时间性。吴国盛先生在《误》中没有超越时间性，导致了他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本体，使人只能作为主体并无限膨胀起来。这与吴先生反对主客二分的倾向不协调。近来他在自然哲学方面的一些见解，似乎表明已觉察到这种矛盾。所以，本文只是与吴先生共同探讨《误》在完成对自然本体化的批判之后，余下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在《误》的主旨之内，但却由它引发出来。

<http://www.wjsgjzx.com.cn/wuli/mybook/myjk/myjk20.htm>